

第十章

作者和读者

一天下午我经过走廊前往办公室，忽然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看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谢谢你为我们的殷勤付出。”我仔细看了这字条，上面并没有任何人的签名。于是我把它放在桌上，不久便忘记了这件事。

几天后一个学生课后来找我，那学期在我的课上，他常常站出来强烈反对我的观点。当时我以为麻烦又来了，不由有些沮丧，然而令我惊喜的是他竟问道：“你收到我致谢字条了吗？”

“是你写给我的啊？”我难以置信地反问道。

“是啊，”他淘气地笑着说，“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态度改变了，我真诚地感谢你对我的教导。”

现在你能想象当时回到办公室的我，是如何新奇地又读了一遍那张字条吗？一旦我知道它是谁写的，以及是写给谁的，那我便更加能够体会它的意义。

旧约叙事在很多层面也与那张字条类似：通常我们不需要知道它的写作出处，也可以理解其含义，并将它们应用于我们的生活。然而，一旦我们对它的作者与原初读者有所获知，这无疑会大大深化、丰富我们的释经。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都在关注旧约叙事的内部考察。毋庸置疑，这种对经文的细致研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然而本章我们要转向对经文的外部考察：尝试从经文的作者与读者的角度来审视它。我们不但要关注经文本身，还要去探究它原初意义的应用层面。为什么旧约作者会记述这些事件？面向原初的读者，他们的写作目的何在？

在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面对两个任务：*确定经文的作者与原初读者*，并*识别作者的意图*：我们该如何找出旧约叙事的外部成因？我们又该如何去探知作者记述这些叙事的目的是呢？

找出作者和读者

我有一位朋友一次给她的邻居打电话，电话拨通后，她讲了差不多有一分钟才意识到自己拨错了号码。她竟把自己秘密透露给了一个陌生人！困窘尴尬的她，立刻挂断了电话。“我学到一个教训，”事后她说道，“以后我会先确认接电话的是谁。”

在我们解读旧约叙事时，也需要先确认叙事原初的读者是谁。我们要问这些经文是在和谁谈话？我们还应尽量探知是谁写下了这些叙事，它们是写给谁的。下面就让我们来考察确认这些事实的难点，以及有哪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确认。

确认的难点

确认旧约叙事的作者与读者的难度之大，令许多学生望而却步。我们大多数人碰到这个问题时巴不得旧约能像新约一样。我们习惯认为保罗的新约书信很明确是写给罗马、加拉太或以弗所等教会的。然而事实上新约大部分书卷出处的确定性只是相对的，与之相比，旧约书卷的出处更加难以确定。

更正教信徒对以下原则深信不疑：*圣经自身见证的可靠*，这个立场与坚信圣经无误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圣经绝不会歪曲事实，它在指明其作者与读者时，所提供的信息都是无误的。若某卷书信写到它是保罗所写的（如罗1:1；林前1:1），这一信息必然是真实无误的。当耶稣指出诗篇110篇1节说是“大卫被圣灵感动”所写时（太22:43-44），他的话就成为这篇诗篇作者的可信证据。总而言之，更正教信徒都会接受圣经对其文字出处的所有宣告，正如《有关圣经无误的芝加哥宣言》所言：“圣经无论在总体主旨，或在逐字逐句的层面，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它一切的教导，不论是有关上帝的创造，他在历史中的作为，还是圣经的文字起源，都与它对上帝救赎恩典的见证一样，是无误无谬的。”

在尝试确定旧约叙事的作者与读者的过程中，我们仍会依循圣经本身的见证。然而圣经本身的见证并不能解决我们这方面的所有问题，至少存在三个障碍让问题变得复杂，在试图确定旧约叙事的外部成因时，我必须考察经文的发展，经文的传递与经文中信息的不足。

经文的逐渐成书

确定作者与原初读者的一大困难是大多数旧约叙事不是一次写成的，有些书卷是经过数年，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成为了它们最终的形式。圣经评判学主要关注旧约各卷的写成历史，它会特别考察各卷书逐渐成书的长期性。然而这类研究的大多只是猜测，并不可靠，相关的很多研究方法

与更正教关于圣经权威的观点无法相容，因此在我们参考评鉴学释经学者的历时性

（diachronic）文本重建观点时，需要非常小心。

与此同时，许多更正教信徒却过于忽略历时分析的价值。他们常说“今天的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领受，我们对旧约叙事是如何逐渐成书的不感兴趣。”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以下这几点却让我们看到考察旧约叙事发展过程有多么重要。

首先，旧约作者也常常承认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资料（比如，代上9:1；王上14:19）。从圣经中那些重复的记述来看，许多经文背后显然都有复杂的历史成书过程（比较王下18:13-37与赛36:1-22；代下36:22-23与拉1:1-4）。收集、抄录以及编辑书面或口传资料，是圣灵默示有机过程的一个重要层面。从历代志的作者对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引用中，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作者有时几乎在原搬他们手上的资料，有时他们也会对所掌握资料作一些自由发挥的重写。¹ 旧约经文的这些显著特征，让我们确信旧约叙事的成文有着相当广泛的来源。

考察旧约各卷的成书历史，也会帮助我们发现这些书卷中的许多文学特征。有些经文的不相连贯与不一致，正是由于经文历时性的发展所导致的。例如，有关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叙事（王上17:1-王下8:15）与列王记其他部分的内容相比，在风格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有关约瑟的叙事（创37:2-50:26），也呈现出一种创世记其他部分所不具备的文学特征。通常这些经文的文学特征都可以通过经文成书的历时性发展得到解释。

旧约叙事的写作历史，也使我们探究其作者和原初读者的工作变得极其复杂。偶尔，旧约作者在经文中会不作任何调整地插入一些资料，完全不在意这些资料是否与他们处境匹配。而这类资料在地理、政治或风格上的特征，常常会透露出它们有着更早的来源，如果忽视这些特征，我们便很容易将某些资料与引用它们书卷的成书时间混为一谈。

列王记8章8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段经文说明用来抬约柜的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着重斜体字内容）。

若不考虑旧约书卷的成书历时性，此处经文会让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列王记是在圣殿被毁前完成的。因为这段经文明确指出用来抬约柜的杠“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王上8:8），然而从列王记其他部分中我们却看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列王记下的最后几章叙述了圣殿被毁之后很久的历史事件。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列王记上8章8节中“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很明显，这是因为列王记最后的编者抄录了某个早期的资料，并保留了这份资料中的时间描述。“如今”指的是那份资料所记载的时间，而非列王记作者当时的时间。如果忽略了经文成书的历时性因素，我们试图确认列王记作者与原初读者的努力就会走入歧途。

经文的流传

对于某卷旧约圣经，除了对其成书历史的考察之外，我们也要对其在成书之后的流传过程中所可能经历的编辑修订，保持敏感。在许多旧约叙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小的编辑改动。² 大部分这

1
2

类编辑改动，都可通过文本评鉴得到确认。³在旧约叙事的代代流传中，注释、增删之类编辑修订时有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早期的文本形式都可以由传统的圣经评鉴法得以重建。

不仅如此，正统更正教学者有时甚至可以在经文证据很少，甚至没有的情况下，指出某段经文中的编辑改动。这类编辑改动通常涉及语言的变化、地名、清单等类的细节记述。⁴发现某段经文存在这类改动，对确定相关书卷的外部成因意义重大。因为某卷书之后编辑修订的内容，会让我们把它的成书误推至某个较晚的时期。

例如，在创世记14章14节中，我们读到亚伯兰追击敌人“直追到但”。从士师记18章29节中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在摩西的时代仍被称为“拉亿”，它是一直到但支派离开自己的地界向北迁移之后才改称为“但”的（士18:1-31）。于是，如何将创世记14章14节对“但”的提及，与认定摩西是创世记的作者，相调和呢？大多数正统的更正教学者认为这里“但”的提及是后人编辑的结果。

历代志上3章1-24节有关王室的家谱从所罗巴伯之后的二代，延续到了他的第五代。如果这卷书最初的文本中就有这份完整的家谱，历代志的成书时间就不可能早于主前478年。然而，这份家谱后半部分的记述风格让人对历代志上3章21节后半部分至24节的内容，是否在历代志最初文本中就有记载，产生了疑问。正如凯尔（Keil）所言：“从21节后半部分起，直到这章末尾的家谱，是从另外某个家谱中截取的，它很可能是历代志的编辑者后期插入的。”为了确定历代志的写作时期，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份家谱很可能是对最初的记述扩充之后形成的，这一判断使我们对如下认识更加确信不疑，即历代志的文本在这份家谱所透露的时期之前，便已有流传。

与之类似，杨（E. J. Young）注意到亚历山大大帝执政时期的祭司耶大雅（Jaddua, 主前351-331）竟出现在了尼西米记的12章1至22节中，因此他提出经文中这份祭司与利未人的清单很可能是后期编入的。这种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尼希米记作者与原初读者所处历史时期的判断。

在认定某处经文的编辑改动时，我们必须采取审慎严谨的态度，尤其是缺乏经文证据支持时，我们就更当如此。若有人提出某段经文有后期改动或扩展的痕迹，那么，他就必须对此作出充分的举证。同时，在确定旧约叙事的作者与其原初读者的尝试中，我们也不应忽视这种可能性。

3

4

经文信息的不足

一旦我们找出旧约叙事书卷中那些特征明显的外部资料，以及后期的编辑改动，我们就为这卷书最后成书的时间设定了标准，探究经文的原初意义因此也取得了重要的参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相关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们仍面对经文中信息的不足这一问题。旧约叙事只明确提到了小部分的作者与原初读者。除了摩西五经外，其他所有的旧约书卷都没有指明作者的身份。

对于每卷书的外部成因，教会历史上形成了一些传统认识。这些对作者和读者的指定，有些可能是正确的，甚至可能性非常大，然而大多数这类指定都没有多少价值，并倾向于忽略圣经各卷本身与之相反的证据。

可见在我们试图确定旧约作者与原初读者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难题。外部资料的使用与后期的编辑改动，让确定的过程更加复杂。除此之外，圣经书卷中缺少作者明确署名的情况，也是我们必须克服的障碍。这些难点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期待从旧约叙事的作者与读者相关的信息中，发现什么？这种探求到底能带给我们多少新的发现？

确认外部成因的线索

既然我们几乎无法取得有关旧约叙事书卷外部成书因素的准确信息，我们便需要基于一系列线索为其确立一个可能的范围。通过各种方法，我们能找到一系列反映叙事作者与原初读者的线索。接下来我们要问，这些线索有怎样的特点？它们如何可以帮助我们确立叙事书卷外部成因的最早与最晚时期？

能够推断的最早的时期 (*earliest likely date*)

有三个重要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旧约某卷叙事书卷最早可能成书的时期：该卷书中最晚发生的事件，年代错序的情况 (*anachronism*)，以及作者的评论。

首先，一本旧约叙事书卷的最终形式不可能早于书中最晚发生的事件。大多数情况下旧约叙事所记述的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许多书卷最早可能成书的时期。

例如，列王记这卷书中提到年代最晚的事件是约雅斤的被释（王下25:27-30），这卷书的最终成书的形式必然确定于在此事件之后。从历代志作者最后记述的内容（代下36:22-23）中我们可以确定历代志的最后成书时间不会早于主前538年。旧约各卷书中所提及的最晚发生的事件，为该卷书最终成书的最早时期，提供了一种参考。

虽然这个因素值得我们去仔细考察，但关于最早的成书时期，它给出的答案也仅仅是一种参考。有些书卷是在书中所记述最晚事件已经发生了很久之后才写成。例如，我们知道摩西写了

创世记，这卷书中最晚发生的事件要比这卷书的成书要早至少四百年。之后我们还看到，其他的旧约叙事书卷也有类似的情况。

近年来正统的更正教学者开始尝试着将某卷书的作者与原初读者，限定在与书卷记载事件尽可能靠近的时期内。这种作法所根据的信念在于认为，作者与事件发生的时间越接近，就越能准确地记载历史。然而这种假定似乎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有时相距的时间越久远，反倒能让作者能够更加准确地看待历史事实。不仅如此，时间上的相近也无法成为旧约历史可靠性的根据。圣经中历史的无误性是源于圣灵对真理的默示，历史距离对圣灵来说不会构成问题，在事件与叙事之间可能有数年，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间隔，然而这丝毫不会影响圣经的历史可靠性。

其次，旧约作者年代错序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书卷成书时间的线索。所谓年代错序的记载是指旧约叙事作者将自己所处时代中的表述与概念，使用在他所叙述事件中的现象。他们有关人物、地点、事件年代错序的描述，可以反映出了他们所处的时代。

例如，历代志上29章7节记载了以色列支派首领为建造圣殿而奉献“金子一万达利克”。这里提出的货币单位达利克，明显属于年代错序，因为在大卫的时代不存在达利克这样的称谓。可见这个词必然是历代志作者在当时所使用的货币单位，如果我们能接受这一前提，即历代志在最初写作时就使用了货币单位，那么这个词就为确定历代志的最终成书时期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我们有理由相信历代志是在这种货币单位出现后才写成的。

年代错序常常反映出某卷旧约叙事书卷最早可能的成书时期。联系其他的线索，我们便可以对种种可能性作出更进一步的限定。

第三，作者的评论有时反映出旧约叙事书卷最早可能成书的时期。作者通过他们的解释与事实陈述，向我们呈现着他们的写作时代。例如，在描述波阿斯从拿俄米至近的亲属接受一只鞋的仪式之前（得4:8），路得记的作者加上一个评注：“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田，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得4:7）。由此可见在这卷书最后成书之时，这种风俗早已不复存在了，因此作者才会解释这种风俗是“从前”发生的。在这卷书所描述的事件与其最后写成之间，已经相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这种解读可以通过路得记末尾的家谱证实，家谱所延续到的年代远远超出了路得在世的时期（得4:18）。

能够推断的最晚时期 (latest reasonable date)

旧约经文所提供的线索，有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断旧约叙事书卷最晚可能成书的时期。旧约叙事书卷外部成因的这个边界无疑是更难确认的，然而我们至少还可以参考以下三个线索：外部索引，重要事件的空缺，以及思想观念。

首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对某卷书最早的外部引用，来确定它最晚可能成书的时期。旧约书卷常有相互引用的情况，这让我们可以对某卷书外部成因的范围作出一些推定。例如，历代志中大量引用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内容，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这两卷书是在历代志之前写成的。我们也可以确信申命记在尼希米记之前写的成，因为尼希米多次引用了这卷书（尼1:8-9）。这种方法有时会非常有益，但我们要注意，有时对某卷书的引用也可能表明引用者与被引用者都使用了某一个共同的资料，或者对某卷书的引用是在相关资料并未最终成书之前。因此，外部引用的证据需要与其他的线索一同使用，相互印证。

其次，在以色列历史上重要事件的空缺，也提供了相关书卷最后写成可能时期的线索。如果某卷书的作者没有记叙某个对以色列意义重大的事件，这一空缺很可能表明这一事件在当时尚未发生。

例如，列王记非常有可能是在居鲁士下诏允许以色列人归回之前写成的，因为作者的记叙中没有这一关键事件，这卷书的突然结束也反映出居鲁士还未发出诏令。同样，路得的家谱止于大卫（得4:18-22）而没有继续到所罗门、罗波安和大卫的其他子孙。由此可推断出这卷书应写于大卫还在世的日子。

尽管如此，这种方法也需要小心使用。应看到旧约作者没有任何义务去记录他所处时代的所有事件，作者略去某个事件，可以有许多原因。

第三，一般而言，推断某卷书最后成于何时最好的方法是研究这卷书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针对性地考量多种因素，由此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这卷书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在何种历史处境下的以色列民族最适合书中的信息？当我们深入了解某卷书的这些重要方面后，我们就能对它的成书时间作出更合理的推断。

例如，有些释经学者指出历代志对王权和圣殿的强调，是基于提供某种纲领的考虑，它为以色列君王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范本，着力强调他们坚定以色列民信仰的角色。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判断的合理性，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种显示历代志成书于所罗巴伯离世以前的证据，因为在此之前对于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群体而言，圣殿敬拜与君王职分的结合仍是一个众人理想中即将实现的未来。

与之类似，士师记通过描述士师和利未人的失败，反映出一种对王的盼望。显然这种观念在以色列民充分意识到王权统治的失败之前，是最为主导的，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说士师记很可能成书于大卫家的祸事爆发之前。

思想观念的线索也不是毫无争议的。经文有时可以适用于多重处境，不仅如此，我们对某卷书所传达信息的评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这卷书成书背景的假定。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结合各种线索，由此参照推断某卷书最后成书的时间。

与作者意图相关的问题

在考察旧约作者的意图时，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在它们中间有三个问题极为显著：*作者意图的复杂性，作者与我们之间历史的距离，以及旧约作者隐约不明的风格。*

意图的复杂性

意图的复杂性，让我们意识到明确旧约作者的意图是何等困难。不同于我们通常的理解，旧约作者在写作时期望达到的意图并不止于一个或两个那么简单，他们在不同层面上都有自己的期望。

最基本的层面集中在他们对技术性写作层面的关注，即选择特定的字词，短语和句子，有意识地使用人物刻画，场景描述与结构安排。明确这些要素与圣经作者其他的基本写作策略，有益于我们认识旧约作者部分的写作意图。

然而我们这里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旧约作者的思想观念，即他们希望其原初读者所接受的那一套信念。然而即使我们对旧约叙事作者的意图作出这样的限定，我们的探索仍面对着相当复杂的局面。

首先，旧约作者对于自己希望传达的思想观念也设立了层级，因此对不同的思想观念，作者的关注也有所不同。例如在亚伯兰迁往应许之地的叙事中（创12:1-9），摩西更关注于上帝对摩西的呼召，而不是“罗得也和他同去”以及“亚伯兰年七十五岁”。虽然摩西对罗得的提及为之后的叙事作了准备，提到亚伯兰的年纪也为之后的叙事铺垫了一个生动的细节，但我们仍察觉到这段叙事的重点是上帝的呼召，以及亚伯兰信心的回应。在评判作者的意图时，我们必须对其信息中各种要素相应的重要性进行考察。

其次，圣经叙事中的每一部分都对于作者总体的思想观念都有特定贡献。作者会编排组织场景、情节、长篇叙事、甚至整卷书，以一种渐进累积的方式来阐明他的意图。因此，我们需要去考察那些篇幅长短不一的叙事单元对于整体叙事的意义。可悲的是，释经者经常忽视一些叙事单元，有时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某一小段经文背后的作者意图，然而却忽略了它与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另外一些时候，我们抓住了某卷书的宏观图景，但忽略了其中小叙事单元背后作者所要传达的意图。

例如，释经者通常将注意力放在底波拉的模范行动上（士4:1-5:31），然而士师记作者到底想表达怎样的意图？他是想让读者看到底波拉的模范形象，还是士师制度的失败？其实两者都是他的目的，一方面在他看来底波拉所行的毫无瑕疵，但即或最伟大的士师仍不足以带领以色列，这两个目的都是作者意图呈现的。

再次，旧约作者常常要针对多样的读者。旧约书卷的原初读者由各种群体组成：年轻的、年老的、富裕的、贫穷的、男性、女性、贵族、平民、信徒、非信徒、以色列民、寄居者，等等。于是作者的意图常常带有多面性，为了尝试触及不同读者的长处、弱点、兴趣与责任，旧约叙事作者不得不处理面对不同的议题。

例如，列王记的作者指出所罗门“使祭司撒督代替亚比亚他”（王上2:35）。读者的多样性使他在思想观念的传达上至少存有三种期望：以此来激励祭司撒督的后人；警告其他祭司家族不要妄图篡夺撒督家大祭司的地位；提醒敬拜上帝的以色列民接受撒督为正统大祭司的地位。

每个旧约作者都要在不同程度上面对着读者多样性的问题，在经文中我们会看到他们对于读者多样性的关注会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在一些叙事中，这种作者意图的多样性会得到反映。

第四，考虑到这些复杂性，我们需要看到旧约作者对于他们意图的多样性，有着不同程度的意识觉察。如波拉塔（Polletta）所言：

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可以看作是柯律治（Coleridge）所称作者“即时感动与自发意图”的产物，但对不同作者而言，这一组合在其作品中的精确比例，以及在这类显著表述中两种要素各自发挥的作用，都是极为不同的。...在作者自发意图的背后可能涌动着他的精神世界的全貌、他的异象、他对事物认知的方式以及他对于经验与现实的排布；作者的自发意图可以看成是来自弗洛伊德所称为“潜意识”或“非意识”思想领域的一种强烈的感动。

旧约作者的某些意图是他们清楚意识到的，然而在他们的圣经叙事中还有很多方面，事实上隐藏在他的意识之外。在此意义上，旧约作者常常在经文中表达出了许多超出他们自己所意识的内容。

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会更加明确这一点。让我们考察“我在想你”这句话。在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否察觉到了自己写这句话时想要表达的所有意图？当然不可能。我写它时我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有关思念的想法，然而我对于自己使用手指敲击键盘，正确地拼写单词，以及特定句法的使用是毫无意识的。这些选择都是在我无意间完成的。此外，在写这句话时我也没有考虑你是谁，我给你写了什么，之后我将再写些什么，以及我这句话可能蕴含的无穷无尽的含义。这类以及其他的决定因素，只在我回顾这句话时才进入了我的意识。通过回顾反思，我才看到了许多超越我自己文字的方面。

类似地，旧约作者叙事时，其中很多层面的信息也是他们所不能完全意识到的。我们要看到这些作者受了圣灵的默示，由此我们能够更加确信他们对于自己所写经文的理解也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在“考察圣经人类作者意图的同时，考察上帝默示这些经文的意图。”经文有许多要素

超越了旧约作者在写作时所能意识到的。摩西在写创世记2章4节至3章24节时，能够完全意识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经文的复杂结构吗？我们无法确定，但看似不大可能。这段经文的内部关联是如此复杂，这恐怕不是摩西所能预料的。他不可能穷尽对这段经文的所有理解。他写作的经历更像是音乐家演奏乐器，当中的一些要素经过了他细致的研究选定，而还有很多并不是出于他的有意为之。摩西在经文中表达出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他在头脑中所清楚意识到的内容。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确知旧约作者对于他们所写的经文，达成了多么深广的认识。因此，我们不应将他们期望明确表达的意图，作为经文意图呈现的全部。我们还应去探求那些旧约作者并未完全意识到的方面。

作者与我们之间历史的距离

我们与旧约作者之间的历史距离是另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无论何时，只要是评估他们的动机，我们会碰到数不清的历史障碍。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大多数书卷的作者身份。比如约书亚记，士师记和撒母耳记这些书卷，它们外部成书因素的范围很可能超过一个世纪。如果对于旧约叙事作者所处时期的判断前后差距有几百年之久，我们便很难去重建作者当年的写作意图。

其次，在旧约叙事与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文化差异。很多情况下我们对旧约作者身处的背景与环境知之甚少。试想摩西在埃及受教育的情况，我们能知道多少？历代志作者在以色列民被掳后期所处的政治环境，我们又能掌握几分？因为对旧约叙事作者及其原初读者所处时代的生活方式，各种规则与社会期望的陌生，我们很难重建这些旧约作者的意图。通过学术研究我们能够跨越一些障碍，但这些障碍之后必定有着更多的障碍。面对旧约叙事，我们所分析的并不是隔壁邻居的意图，因为与前者相关的重构将跨越上前年。

隐约的写作风格

洞察旧约叙事作者写作意图的第三重困难，在于他们隐约的写作风格。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愿直接陈明自己的意图。摩西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写作出埃及记的目的是什么，以斯帖记的作者也没有给出他的目的。通常我们只能推测旧约叙事作者的意图，通过对经文的考察来推测他们叙事的形式与内容背后有着怎样的意图。旧约作者隐约的写作风格，使得评判他们叙事意图的过程变得困难复杂。

在探讨旧约作者的写作意图时，我们应当意识到存在着诸多难题。叙事作者写作意图本身的复杂性，历史距离及作者隐约的写作风格都是难点所在，这些难题带给我们的挑战，时刻都在提醒我们释经当存的谨慎与谦卑（见图43）。

确认意图的难点

复杂性 历史距离 作者隐约的写作风格

作者，文本，读者

图43 辨析叙事意图的难点

辨析意图的线索

侦探最大的幸事莫过于通过各种证据的结合来揭示悬疑。如果你喜欢侦探的过程，你同样也会喜欢将经文中四处分布的证据收集起来，从而探明旧约作者的意图。有很多线索可以帮助洞察旧约作者的目的所在。我们可以在经文中或在作者的处境中来获取这些线索。

在经文中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探讨过一系列有助于了解作者意图的经文线索，现在让我们对它们作一番简短地回顾后，再来对旧约叙事中一些特别的写作技巧，作更为详细的讨论。

首先，我们之前讨论过经文对人物的刻画，借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旧约作者的意图。旧约作者期望其读者对他们笔下的人物表现出或认同，或反对，或正负情感相交织的反应。仔细考察旧约叙事的人物刻画，这会让我们会对作者希望传达的思想观念有所洞见。

其次，旧约叙事中的场景描绘也会揭示出旧约作者写作意图的某些层面。叙事写作中的各种要素将某些场景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作者的评论更进一步显明了他们的观念。场景中细致的形象描绘反映出作者所关注的主题，叙事中时空要素的变化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于作者视角中那些关键的情景。

再次，旧约的叙事结构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作者的意图。通过戏剧张力的上升和下落，我们可以感受到戏剧冲突的出现与解决。在场景、单个叙事与大叙事中存在着相互肯定或对比的平行、含括与交错布局，旧约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结构来向我们传达他们的思想观念。

第四，旧约作者还通过许多特别的叙事技巧来表明他们的主旨。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提过一些，现在我们要更为具体地讨论这些技巧。以下我们只选取旧约叙事技巧中相对重要的几个来谈。

重复

也许旧约作者最惯于使用的技巧就是重复了。⁵ 有时对于某些次要主题，我们并不一定会去关注，然而在某段经文中类似主题的反复出现，通常即是在向我们指明作者对相关主题的重视。

例如，历代志上10章1至14节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冲突解决型的叙事，之后是一段解释型报道。在这段内容中历代志作者用重复的写作手法向我们表现了他最期望向读者表达的信息（图44）。

扫罗与其众子之死（10:1-7）

1.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的争战（10:1）
2. 扫罗与其众子之死（10:2-6）
3. 非利士人占领了众多城池（10:7）

扫罗与众子的尸体遭到羞辱以及被取回（10:8-12）

1. 非利士羞辱扫罗与其众子的尸体（10:8-10）
2. 基列雅比人取回他们尸体（10:11-12）

国权归于大卫（10:13-14）

1. 扫罗之死的原因（10:13-14a）
2. 国权归于大卫（10:14b）

图44 历代志上10:1-14的结构

历代志作者的主要意图是什么？三段情节都提及死亡的画面，在第一个情节（1至7节）中，历代志作者数次提到了死亡：扫罗的众子战死（2节），扫罗命令侍卫杀死他（4节），扫罗自杀（4节），以及拿兵器之人自杀（5节）。之后经文对整个事件作出了总结：“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一同死亡”（6节）。第二个情节是有关扫罗的下葬，他的尸体在遭到羞辱后被安葬。在第三个情节中，历代志作者评论了扫罗之死如此耻辱的原因，是因为“他干犯耶和華”（13节）。

这一重复的写作手法对于我们认识历代志作者的意图有什么帮助呢？它们反映出这卷书的作者主要关注的并非是战事，也不是非利士人给以色列带来的灾难，这些对于他的叙事而言都是次要的，他主要关切的是扫罗及其众子的死亡。

5

作者对死亡画面的重复为我们认识他意图提供了一个线索：历代志的作者期望其读者着眼于扫罗耻辱之死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对此他这样总结道，“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14节下，着重斜体的经文）。通过扫罗的耻辱之死，历代志作者期望教导读者认识到上帝弃绝了扫罗及其众子，转而高举大卫与其后裔来执掌王权。

影射（allusion）

影射可以定义为某处圣经记述中对另一处圣经记述的提及。⁶这一写作技巧与重复有相似之处，但影射通常被运用在相互关联很少的情节中。一旦发现了不同情节之间的影射，我们便能从很大程度上看明作者的意图。

例如在利未人接妾的叙事中（士19:1-30），其中有一幕场景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个熟知的叙事：

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哪！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她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她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士19:22-24）

这恐怖的场景非常类似于所多马、蛾摩拉被毁叙事中一个场景：

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得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得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作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创19:4-8）

两者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在这两个场景中恶人都站在门外，要求与男宾客苟合，此时主人愿意以自己的女儿来满足他们。甚至在一些地方两者使用的语言都很相似：“弟兄们哪！不要这样作恶！”（士19:23），“众弟兄，请你们不要作这恶事。”（创19:7）。

士师记的作者在这个场景的记述中，为什么会影射所多马、蛾摩拉的那一幕呢？显然，通过这样的写作手法，读者会明确感受到士师时代的以色列已与亚伯拉罕时期世上臭名昭著的那些城市一样败坏，其邪恶程度完全当受上帝的审判（士19:30）。借助影射的手法，作者有力地传达了他写士师记这卷书的核心观念：以色列需要一位王。没有王，上帝的子民将与所多马、蛾摩拉的居民相差无几。

6

戏剧型讽刺 (dramatic irony)

“讽刺”的表述手法有不同应用方式，⁷常见的有人物的言语讽刺 (verbal irony)，即“说话者所宣称的一番言语，实际表达着与其字面意思不同的含义。”⁸作者或他笔下的人物所言正与他意表的相反，这就是言语的讽刺。讽刺还有一种形式被称为曲言法 (litotes or understatement)，通过这种写作手法，作者在与读者的文本互动中可以制造出一种“言外之意”。

在这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戏剧型讽刺*，这类写作手法常应用于以下情况中：“读者与作者共同知道一些叙事人物所不知道的事”⁹。如果我们能够在旧约叙事中辨认出这种写作手法，它可以极为有效地让我们认识到作者的叙事意图。戏剧型讽刺分为明显和隐含的，旧约作者在其叙事中时常会给他们的读者提供一些其笔下人物所不了解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圣经作者使其读者得以直面其笔下人物对相关信息的不知情，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某种张力。

明显的讽刺

明显的讽刺可以说是约伯记这卷书的核心表述方式。在开篇的几章中，读者看到了上帝与撒但在天上的较量 (伯1:1-12)，然而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在约伯与朋友的大段对话中，他从始至终都在求问自己为何受苦，但却一直未能得见在上帝那里发生的那幕情景。最后上帝责备了约伯 (伯38-40章)，提醒他无权要求获知自己受苦的原因。

约伯记的原初读者在读到约伯朋友简单化的回应，与约伯寻求智慧的挣扎时，他们实际拥有着书中人物所不具有的背景知识。这种知识让他们确知受苦者的困境，与那些无知援助者所陷入的盲目，这种明显的戏剧型讽刺成为了我们了解约伯记作者叙事意图的重要途径。

隐含的讽刺

旧约作者也会借隐含的戏剧型讽刺来传达他们的观点。对于大多数旧约叙事，它们的原初读者之前都有所听闻，一些读者甚至亲身经历过那些事件，因此非常了解相关信息。此外，原初读者有时也会多次阅读同一叙事，因此当他们第二次或第三次读相同的经文时，他们可能会意识到一些书中人物所未曾意识到的方面。¹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作者没有特意地为读者提供某些背景提示，叙事文本仍然能够为读者带来一种戏剧型讽刺的效果。

7

8

9

10

例如，在亚伯兰与罗得分开的叙事中（创13:1-18），罗得选择了“如耶和华的园子”的平原，最终定居在所多马、蛾摩拉附近。然而对于这些城市摩西之后评论道，“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13节），在这里作者只是给出了这个简短的评论，并没有对后事作明确的陈述。然而对那些早已了解所多马、蛾摩拉被毁灭的读者而言，此处的记述已形成了一种极大的戏剧型讽刺。罗得以为自己将会进入一片繁荣之地，然而读者知道他所去地方不久之后即将遭受审判。摩西也是依据这样的背景知识，作出了他的评论。反观亚伯拉罕，在这一事件中，他绝非遭受了什么损失，他承受嘉美之地的福分并未被罗得夺去，事实上他获得了祝福，并开始成为了一个使罗得转危为安的代求者（创18:22-33）。

直接对话

近年来许多解经者都注意到旧约叙事中直接对话的重要性。¹¹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对话描述在人物刻画，场景描绘和叙事结构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直接对话也是旧约作者最为显著地表现其思想观念的方式之一。

在我们考察旧约叙事中非上帝人物的直接对话时，我们必须谨慎。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旧约作者常常会描写其叙事人物的弱点，让我们看到他笔下人物的缺点，以及他们在事件评估中的错误。比如米甲曾责备大卫在约柜前跳舞有失身份，她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有好大的荣耀啊！”（撒下6:20）

虽然旧约作者记述了她的言论，书中其他人物与米甲的互动才真正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点。对于米甲所言，大卫回应道，“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撒下6:21）。无疑，作者在这里以大卫之口言明了他的观点。因而读者需要从大卫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

除上述之外，旧约作者中还有许多别的写作技巧。考察这些技巧，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认识旧约作者的观点与意图。然而只要能够熟悉上述这些写作手法，我们就能在诠释旧约叙事的过程中更加敏锐地洞察作者的写作意图。

作者的处境

除了经文所提供的线索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圣经作者处境的考察，洞悉他们的观念与写作意图，这是因为作者正是在他们的历史处境中写下了相关的经文。通过经文本身我们已经可以对作

¹¹

者的写作意图有大致的判断，然而若要更准确地把握经文背后的意图指向，我们就必须对作者的写作处境作一番考察。

为简明起见，我们只讨论作者历史处境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上帝的介入*，以及*作者的文化处境*。

首先，我们要看到，旧约作者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上帝的介入*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他们撰写旧约叙事为原初读者提供了一种考察上帝在他们所处时代有何等作为的视角。从表面上看，他们所记述的都是古往之事，但他们寄希望于以这些记述教导他们的原初读者明白上帝在他们所处时代的作为。因此，要了解一个旧约叙事作者的写作意图，我们就必须考察上帝在他写作的时代对历史有怎样的介入。

例如，若我们假定创世记这卷书是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写成的，那么上帝在那时有着怎样的工作？他已经让以色列民脱离了为奴之家，并让他们因为不顺服而在旷野漂泊，与此同时引导新一代以色列民来到迦南地的边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见亚伯兰从埃及获救的叙事（创12:10-20）对原初读者来说是多么大的激励。¹² 摩西写下这样的叙事很显然要对照他的原初读者出埃及的经历，从而让他们意识到上帝正在为他们成就着怎样的作为。上帝在这群读者的时代所做的工作，正如他曾在亚伯兰身上所做的一样。

与之类似，列王记的作者生活在以色列民亡国被掳不久的某个时期。上帝的刑罚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叙事意图。比如，他记述了希西家在统治末期接见巴比伦来使的事件。这个叙事让我们看到希西家愚蠢地向巴比伦人展示了自己的财富与国力（王下20:12），¹³ 以赛亚对此责备道：

你要听耶和華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華说的。并且从你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列王记的作者为什么要记述希西家执政历史上的这一污点？显然，他这样写是要让其读者明了早在希西家统治时期，犹大的君王就已在触怒上帝，这为之后以色列民被掳巴比伦种下了恶果。¹⁴

在考察旧约作者的叙事意图时，我们必须对他们写作时期发生的救赎历史事件加以关注。上帝在旧约作者所处时代的作为，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

其次，*作者的文化处境*也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旧约作者不但对上帝的介入极其敏感，他们也同时对时代社会人文极为关注。后者并非截然区别于前者。人类社会的文化处境其根源正是上帝的工作。然而社会日常生活中政治、宗教、经济环境因素都会对旧约叙事作者的观念产生影响。

¹²

¹³

¹⁴

例如，创世记48:1-22记述了约瑟探望临终前雅各的经历。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看雅各，上帝命令雅各将约瑟的儿子视同己出。雅各为这两个孩子祝福时，交叉双手，用右手按在年幼的以法莲身上。这段叙事以雅各对约瑟的吩咐作为结束：“我要死了，但上帝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创48:21-22）。

为什么摩西会如此详细地记述这段经历？难道他只是为着展现家庭的温情吗？又或只是因为他对历史极为关注？显然都不是，摩西真正的目的是为着通过这些叙事来教导他的原初读者，如何面对他们当时的处境。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记和士师记中都有关于以色列各支派关系的记述，这反映出各支派在应许之地的分配安排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创世记48:21-22预示了这类问题。为什么以法莲和玛拿西能够与其他支派同权？为什么约瑟支派得到了双份产业？这种摩西时代社会文化处境中的问题，通过上述叙事得到了回答：约瑟的后代得以成为两个支派是因为雅各的祝福。

在我们重构旧约作者思想、意图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问题。然而经文本身与作者的处境会为我们提供诸多线索。通过联系这些线索，我们便能够对旧约叙事的意图有所探明（见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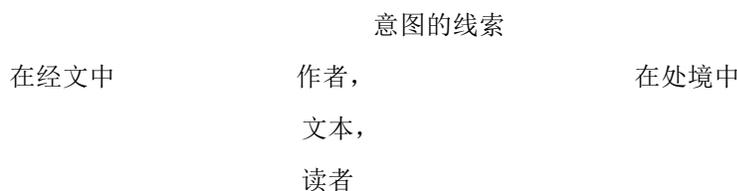


图45 寻找作者意图的线索

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们简要讨论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了明白旧约叙事成书的原因，我们必须考察每卷书最终成书可能的最早与最晚的时期。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通过经文本身与作者的处境，来探求旧约叙事作者的写作意图。下一章我们将深入讨论旧约叙事的外部因素考察，届时我们会看到本章所讨论的这些基本指导原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复习问题

1. 区分旧约叙事经文发展，最后成书和经文流传的概念。旧约书卷的哪些特点使我们对旧约叙事的作者与原初读者，难以作出确认？
2. 有哪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重构旧约书卷最后成书可能的时间范围？
3. 探析旧约作者的写作意图，会存在哪些挑战？
4. 有哪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考察旧约作者期望传递出写作意图？

应用练习

1. 研读对比两本旧约导论有关创世记作者的评述。两本书的作者各自采取了怎样的原则来证明创世记作者的身份？
2. 研读路得记，你能找到哪些线索来推断这卷书最后成书的时期？特别关注这卷书最后部分的族谱。
3. 读创世记 1:1-2:3。列出这段叙事指向摩西时代原初读者的五个特点。这段经文中有哪些关于摩西的主题？这段叙事如何体现了摩西律法这一主题？